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七

詩文類
品食類

書畫類
動植類

器物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8



文庫 17
W109
8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七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詩文類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山學佛者善於賦詩
故公愛之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杜詩集註

卷之七

乙

思

010185191554

昭和六十年二月二日贈
去以善唐氏寄

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遊行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
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
紫鸞自超詣翠駮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闕

渾一作混皆一作俱辟音逼捶主蓋切鏑音的
溟滓音若脛鸞當作燕駮與駮同闕苦壁切

賦也五臺山名在今陝西太原府五峯高出雲表
頂有積土因謂之臺即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賓
為寺中賓客也業白佛經以善業為白惡業為黑
出石壁列子云趙襄子狩于中山林間火發燔林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火過若無所

經涉者襄子奇之粲可謂僧粲惠可三禪師也縛
束縛之意縛禪寂言未能化也佛書貪着禪味是
菩薩縛維摩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惡何階言有何
因階梯得乎垂方便之行而以已為匹配之友也
離索禮記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謂離朋友之
群而散居於僻地所以無人責善也包蒙易包蒙
吉上九曰擊蒙註擊擊伐之義遊行寬縱之意詩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四座席之四傍也辟易驚却
貌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應手莊子得之於
心應之於手捶鉤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

而不失毫芒註大馬司馬官也捶即玷捶即稱度
之義言稱之至精也鳴鏑鏑箭也即箭鏃尖鋒
也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
射殺頭曼溟滓莊子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註滓
溟天地自然氣也摧挫折也摧霹靂疾雷而甚者
為震震與霆皆謂之霹靂也陶謝謂陶潛謝玄暉
靈運惠連之徒皆聖於詩者也枝梧即撐持之義
小柱曰枝大柱曰梧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
風騷謂如國風離騷之體也紫鸞當作紫燕漢文
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其第五馬名紫燕翠駮爾雅

駮如馬鋸齒食虎豹者跳逸曰超造至曰詭言迅
速之意催獎曰推蕩泊曰激言抑揚之意剪裁截
也剔解骨也言不容改削之意夜寥闕易闕其無
人寂靜之意○天寶十四載公聞許生善於誦詩
故賦此詩言予於許生俱學佛教許業已白予則
尚為禪寂所縛何由得階子之方便汲引而為儔
匹之友然予平日離群索居相逢已晚而喜其啓
我之閉而擊我之蒙於是聽其誦詩從容寬縱而
四座咸驚愛其得詩之妙如應手以權重輕清心
而聽夫鳴鏑發無不中也精義而混乎溟滓物無

不有也飛動而摧乎霹靂知萬物莫之能間故陶
謝莫能枝梧風騷與之推激其若是者由許生勇
猛精進故致然耳因以紫燕翠駮為比且美許生
用意人莫之知猶夜之寂靜無有知者惟予諳聞
深愛之而已

贈蜀僧閻丘師兄

蜀僧太常博士閻丘均之孫

太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閻丘筆峻極餘崑崙

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
小子思踈濶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
我往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
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旅敦
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相去聲暮一作冗冠去聲思去聲窮愁一作窮秋祇音其道旅一作道侶黑一作空
賦而比也大師晉高僧傳惠亮大師小師銅梁山

名在四川重慶府合州秀謂閭丘鍾山之秀氣而生也籍籍聲名之盛也先博士閭丘均嘗為博士官也炳靈言英靈顯赫也奔字說文作走謂精氣趨走於博士之身也武皇后武則天也墨客謂善書之人指閭丘均等言藹字說文人臣盡力之貌屯聚也雲屯列子望之若雲屯紫殿天子別殿名卿相尊言中書省亦甚尊也閭丘筆謂閭丘文筆號為大手崑崙山在西蕃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丹霄鳳之穴白水龍之潭也東京賦世祖龍飛白水白水縣即今南陽

府新野縣是漢光武興兵之地青瑩言碑文字刻清明也舊製存東蜀牛頭山下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文散都邑均以文名當時四方碑碣多出其手璵璠美玉作者意指均也友生見王導詩嘆曰晚見作者妙意妙絕陸韓卿賦歌能妙絕吾祖謂杜審言按本傳武后召審言令賦歡喜詩嘆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豫章美木日月指武后言空深根言其亡已久止遺公與師兄也達詞門謙已之不如師兄宗戩誦陶淵明詩嘆曰小子踈畧焉能達文詞之門闔揮淚陸

士衡詩揮淚嘆流離即諸昆以審言與均有同朝
之誼故公以僧為師兄祇樹園即須達長者出黃
金買祇陀太子園以營精舍名曰給孤獨園丘樊
土阜曰丘山邊曰樊卧不飜言秋時無風搖也道
侶亦指釋言不必指羽士脩廊即閭丘僧居之長
廊軟語謂言辭柔軟維摩經大富梵行所言誠諦
當以軟語又華嚴經有十種語一曰柔軟語驅驅
如云人之馳驅不息者皆為爭名奪利而忙也摩
尼珠言性照圓明如摩尼珠然雖置濁水而不為
所累也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

方可現又宣室志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
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
然洞徹矣此喻閭丘之法性不為污濁所累也○
公與大師有世講之誼故贈此詩言大師寔鍾銅
梁之秀氣以生而又為名家之孫於是嘆其先博
士當武后朝為時所尊故世傳閭丘之筆貴重絕
倫如鳳藏丹青龍飛白水青瑩可愛舊製猶存斯
文流布遠近高價過於璵璠晚看作者厚意妙絕
難與誰論因思吾祖詩冠古人直與博士同年而
受武后殊遇比時真如大木以夾日月今焉歲久

止遺深根若我與太師為先世之各遺也自顧小子才思疎濶豈敢遠達師兄詞門於今幸得窮途泣見相遇即若諸兄我今僑寓錦官城內兄今高隱祇樹園中地近可慰旅懷往來當夫丘樊適逢秋景滯雨初歇粳稻不翻漂然薄遊倦怠始與道侶相親晚步脩廊喧無車馬夜深得接軟語月落如見金盆嗟今世界漠漠皆黑驅馳利名處處皆然唯我師兄之法性圓明可照濁源豈若區區漂零萍梗奔走賊間不少寧息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下排律附

按李白至德元年坐繫潯陽獄至德二載以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道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乾元元年長流夜郎此在長流之後居秦州作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梁求未足，意以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負一作遂

賦而比也。有狂客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見白文。
章乃嘆曰：子謫仙人也。驚風雨言敏速也。泣鬼神，
蒼頡作字，鬼神夜哭。一朝伸言賀知章薦白，玄宗
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承旨殊渥，恩
寵曰渥。玄宗嘗召白為樂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

麗精巧。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玄宗泛白蓮池，召
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登舟。獸錦，白作樂
章，賜錦袍。曰：獸錦者，蓋以錦織成獸文也。奪袍，武
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蚪詩先成，后賜錦袍。
宋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優詔許
白為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宿心親公詩集中，屢與白詩交情可
見矣。憐野逸，謂愛野人放逸自得者也。嗜酒好酒，
揚雄家貧嗜酒，天真言白天性真好飲也。梁園，梁
王不悅，遊於兔園，在今開封府。白嘗歌舞於此地。

泗水春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泗即洙泗。在今山東兗州府。公嘗與白同遊於此。禰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原憲貧。莊子子貢往見原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稻梁廣絕，交論分鷄鶩之稻。梁，薏苡藥名。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此以喻白之被譖。云永王璘友白為叅屬，與其謀也。五嶺，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在廣東廣西之間。曰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陽嶺。

嶺、揭陽嶺。大庾始安臨賀見別註。桂陽在湖廣郴州。揭陽在湖州府三危山。名在今陝西行都司瓜州城。鵬鳥，梟屬不祥之鳥。賈誼為長沙傅，不得志，有鵬鳥入舍，誼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鵬鳥賦。先還漢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以白比武則先還也。黃公即商山四皓中之夏黃公。豈事秦，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辭醴，穆生因楚王不設醴，故即辭去。以比白之早辭。永王上書辰鄒陽見怒於梁孝王，王下獄，陽遂獄中上書，即出之。以比白之不從。永王璘而囚於潯陽獄中也。此義陳言永王本

待白以至薄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加察而施之
以正法誰將此義為一陳之也恩波隔言如白之
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反為隔絕故欲乘槎上天
以一問之○公以李白長流夜郎而作言知章自
號四明狂客一見白文遂以謫仙稱許且羨其筆
落而驚風雨詩成而泣鬼神聲名從此張大泪沒
一朝舒伸文彩遂承恩渥青雲滿于後塵為時不
容乞歸荷蒙優詔夜郎遠竄相逢得遇故人未負
幽棲之志兼全寵辱之身劇談而憐野逸嗜酒乃
見天真醉舞梁園行歌泗水才高心不得展道屈

善亦無隣白之為人是誠禰衡之俊自其原憲之
貧稻梁要求未足蕙苾興謗何頻遂謫五嶺炎蒸
之地遽為三危放逐之臣妖遭鵬鳥泣向麒麟較
之蘇武白則先歸於漢比之黃公白也終不事秦
真若楚筵辭醴梁獄上書盡用當時正法誰將此
義上陳使我老吟秋月之下病起暮江之濱安得
乘槎訴天問津以渡而救我故人之詿誤耶

偶題

大曆元年在夔州作時吐蕃之亂未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
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駉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
車輪徒已斲堂構肯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
緣情慰漂蕩抱病屢遷移濟世慙長策飛樓假一枝
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更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
故山迷白閣秋水憶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月支之月原音煙
今借讀作月字

賦而比也寸心知言文章垂不朽之事其得其失
惟吾此心自知之耳皆殊列言與人不同等也騷
人謂作離騷之人指屈原宋玉嗟不見嘆今去屈
宋遠矣盛於斯言漢有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
屬傷今不復得見古人然其文章渾厚森嚴他人
莫及也綺麗謂綺秀華麗乃騷雅末流故謂之餘
波舊例當作舊制謂後之作者兼騷人之體各相
規謂遞相祖述各有奇絕弱歲疲公自謂言吾之
用心自弱歲時疲苦至於今也永懷常思念也江

左晉元帝渡江所都即南京應天府時嵇阮鮑謝之徒文多尚逸故公永懷之詩終其永懷鄴中曹操所都魏文帝好文故作者多尚奇而有七子之徒麒麟之子仍是麒麟故云帶好兒徒斲即莊子輪扁斲輪事堂構周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註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潛夫論後漢王符隱居所著以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者幼婦碑即曹操與楊脩讀曹娥碑陰黃絹幼婦外孫鑿臼事緣情言賦詩因一時事物之情漂蕩

公自謂也慙長策言已無經濟之才假一枝言鷦鷯成巢不過一枝蜂蠆皆毒尾之蟲長尾曰蠆唐虞遠言世遠而文不覩也聯翩謂相聯翩翻而成文也楚漢危言自成一家雖楚漢雄文亦反危殆也兼盜賊言前有安史今有吐蕃異俗公本北人故呼楚地為異俗喧卑囂雜貌星辰劍即張華夜見豐城寶劍事此二句公自比失其所也兩都謂東京西京開幕府謂為元帥府也寓即宇宇四方上下曰宇挿軍麾言天下用兵也殘銅柱漢馬援征交趾勒功銅柱而還此言無人如馬援也月支

即月氏西域國名其國有大月氏小月氏以比避
吐蕃之難恨烏鵲西京雜記乾鵲噪則行人至熊
羆皆猛獸夔州山居所也分詩興言役於營生
故不暇吟咏學土宜謂習其風俗白閣山終南山
之別派黃陂即皇子陂秦皇子墓皆在西安府公
故鄉也賦別離即此偶題詩也○公自嘆少業文
章苦無大畧今馬漂泊於戎馬之間而作言文章
為千古之事得失吾心自知作者不與人同然後
聲名垂遠嗟彼騷人今已不見漢室斯道獨盛於
今前輩飛騰而入於斯道餘波相傳而精於所為

後賢則兼騷體歷代各有清規學文之法固自儒
家而有學文之志慙自弱歲而疲永懷江左放逸
之才多病鄴中怪竒之態雖羨駉驥皆稱良馬獨
憐麒麟無復好兒是以斲輪徒聞妙法堂構仍虧
後人漫作潛夫之論空思幼婦之碑緣情自遣抱
病屢遷經濟慙無長策飛棲暫借一枝驚見塵沙
傍夫蜂蠆江峽繞夫蛟螭蕭瑟而悲唐虞教遠聯
翩而嘆楚漢反危今乃身生聖朝屢遭盜賊僑居
異俗坐受喧卑鬱鬱而瞻劍氣冲霄蒼蒼而看雲
雨變化兩都驚開幕府萬寓愁插旌麾安得丈夫

勸功銅柱祇見君子畏避西戎音書恨無烏鵲號
怒空怪熊羆又嘆治農以分詩興學樵以習土宜
望故山而迷白閣臨秋水而憶黃陂情思昏然無
所聊賴不敢強求佳句愁來因賦此詩以慰別離
云爾

書畫類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顧名試奢洪州今南昌府吉州今吉安府
皆隸江西公在公安嘗使顧書醉歌行於
尉廨之壁則是公與顧相遇於公安今顧

又適江西故送以此詩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巔巔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
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
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鈎深法更秘
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
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
驂騑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
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滄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污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

我井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為崇
 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颯駛崩騰戎馬際徃徃殺長吏
 子干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鱓費香餌
 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錘直蓋切鼉音
避戲體一作骸
 賦而比也中郎蔡邕也邕於熹平中表求正定六
 經文字漢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刻立
 於太學門外皆八分書八分書者秦羽人王次仲

飾隸書為之蓋割去隸八分而取其二割去篆二
 分而取其八小篆之捷者秦以隸書作楷字方廣
 皆八分書始皇得次仲甚善之蓋惟悴謂減縮也
 漢禮樂志纖微惟悴之音作公之言此亦謂自邕
 之後八分不多見也錘鍛也運鑪錘言能鍛鍊以
 成一家之書莊子皆在鑪錘之間註言天下之物
 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冶鍛而為器者破
 餘地謂寫剩之餘紙黃刊見蔡邕八分書曰筆力
 尚可破餘地鼉鼉壯士作力貌開元中韓擇木蔡
 有隣二人善八分書皆作力為之是以玄宗妙其

書早流傳玄宗師韓擇木時張說為麗正殿學士
獻詩明皇於彩箋上八分書讚張說曰德重和鼎
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
此也三人指韓蔡顧也辨眼明目也顧於八分書
外又能工小字也鈞深謂極入於玄妙外聲利不
以富貴為心省寺謂臺省大理等六寺揚馬間謂
揚雄司馬遷及相如也入窮巷顏倚訪原憲憲曰
驕驕亦肯入窮巷黃金轡言富貴之人以黃金飾
馬轡云必脫者謂因入小巷忘其富貴故脫去也
珂瑪瑙之類螺屬生海中取之以飾馬勒青雲器

言器之高遠也誰是言貴者未必賢也才盡齊江
淹夢有人稱郭璞取五色筆後為詩絕無美句時
人謂之才盡公謙言已才已盡况又病渴豈可久
汚官位也汚字如漢書李尋云父汚玉堂之署衆
多謂求食之家人駛疾也崩騰山壞曰崩騰升也
一上一下即沸騰之意殺長吏按史吐蕃寇邠靈
州又高州兵馬使劉洽殺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
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東諸侯洪吉在
唐皆稱江南道自長安言則在東也防縱恣時藩
鎮專權易於放肆故其言辭當遜順也費香餌言

魚饑則欲吞香餌猶民饑則欲求食蓋勸使者當厚施予以恤民為本故使顧文學當請求天使也使者誠能精於所擇進德於朝而歷試外臣之廉能可也誅求情欲使者勤恤民隱也賢愚異當甄別淑慝不可一槩以論有司烈士俊傑皆指顧文學言責望之深也猛虎行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出郊送別之地酸鼻凡人悲泣則鼻酸○公因送顧文學東行而重有所感故贈以戒勉之詩言蔡中郎石經之後八分之書蓋已減縮顧侯乃能獨運

鑪錘以成一家之書筆力所運可破餘地昔在玄宗開元年中能與韓蔡同心努力是以玄宗珍重其書以故攻於八分數子皆至遂蒙御札揄揚誠非造次三人同時入直相待更無等差但顧於二子之中尤能眼明工於小字皇上愛惜分日以示諸王然其字法鈎深而入於玄妙當是之時宜若難於親近然其與我乃肯忘其聲利追隨二十餘年浩蕩長安常同大醉高歌聞於卿相之宅文翰飛於省寺之門乃又視我如揚馬間白首交情不相廢棄乘驂騶而入窮巷脫金轡而忘榮貴一論

朋友患難遲暮莫敢忘情古今事變固多反覆相見論心必橫涕泗向者王門貴人未必皆是青雲偉器今也自慚才盡形體消踈症患消渴官位寔汙惟吾文學今幸重逢而故舊深情依然如昔危時顛躓仍又面談顧我衰年自甘老病而子能憂世固應大成胡為反因衣食之累遂作辛苦之行但恐舟楫顛危蛟鼉為祟况兼水盜紛紛風颯峻利沸騰於戎馬之間擅殺夫長吏之日子乘此時東去以謁諸侯正當危行言孫防其縱恣且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正猶魚饑之仰香餌情莫切焉文學轉求皇華天使念民疾苦慎擇賢愚可也方今烈士皆惡苟得而吾子俊傑猶能自持故於臨岐贈以古詩繼以酸鼻願子采其萬一尤見久要之情也已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唐志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飾之事張旭蘇州吳縣人善草書而好飲飲後號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號張顛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

悲風生微絹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
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畫黑
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賦也斯人指王逸少草聖漢張伯英善草書人謂
之草聖懷惻傷感之意孫堅曰人事淒涼滿目懷
惻微絹生絲繒曰絹即今畫絹潘安仁詩凱風揚
微絹古色言有古人氣象溟漲言筆力浩汗若溟
渤之漲冰以上四句皆言草書之狀畫黑張伯英

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久池水盡黑
峻拔謂筆力越人張王後謂張伯英王羲之之後
一人也東吳精指張旭逸氣謂旭之逸氣清識謂
能感動楊監之清識拂篋筭謂收藏旭之草書舒
卷一張一收也忘寢食愛之極也李成得王逸少
帖舒卷披玩寢食俱忘示兒曰此吾傳家之寶端
作字之始也觀酒德言雖狂而不亂也○公愛張
旭草書神妙而作言逸少已亡草聖之秘誠不可
得今煩我楊公見示其書滿目一觀遽生懷惻真
若悲風起於微絹萬里皆有古人顏色其草法之

形宛轉如玉之鳴勁拔如松之直如山連蟠如海
溟漲其妙有若此者又且有練先書池水盡黑筆
勢以峻拔為主暮年而神思更加未始知張王後人
誰並百代法則斯人也。是誠東吳之精不可易得
故其逸氣感發人之清識是以楊公拂拭篋笥以
珍藏之卷舒披閱至忘寢食因思其運筆之初以
酒助興豈肯至於錯亂耶無酒德者能如是乎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稷字嗣通收之從姪也好古博雅貞觀永
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家後莫能繼

稷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蹟稷
銳精模倣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
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特見擢用
授太子少保以附太平公主事坐知謀賜
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賦也陝郊篇昔周公召公分陝而治按薛稷有秋
日還京陝西十里之作曰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
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道日暮憂
思多傳巖既紆鬱首陽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
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此陝郊篇也功
名忤言不得由正途而出仕為違迂也書畫傳即
睿宗所寵用涪江在梓州之南其源出吐蕃青蓮
界佛寺通稱金榜門扁也字以黃金飾之垂露姿
漢曹喜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亦不騫詩如南
山之壽不騫不崩註騫虧也三大字即慧普寺三

大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為寺門之扁岌高
貌杜公註曰余嘗到慶壽寺聚古堂中觀之三字
之傍有巖巖纏捧乃蛟龍岌相纏也亦見字之神
秀故蛟龍來視而成此形也西方變當依選註西
方遍說言揮洒西方諸佛像遍滿有光於其所是
以發揚於其地境而扶植其屋椽故其在壁之形
如有飛動之勢到今顏色尚未填塞也壯觀公來
於通泉既觀故宅又觀大書與畫故曰疊也郭薛
郭元振與薛稷同為太學生後又會通泉故云然
耳○公至通泉古寺見其壁間書畫之工而作言

少保之有古風是真得之陝郊篇內惜其功名早
忤書畫晚精我遊梓州之東見其遺跡佳妙藏於
堂內懸於壁間瞻其垂露之形知無騫崩之患至
今寺額三字尚有顛顛相纏又揮諸像發地扶椽
固雖寂寞壁中自有飛動之勢顏色到今畧無填
塞之形此行疊得壯觀是皆郭薛才賢但不知千
載之後誰復能會通泉而又有遺芳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寶應元年十一月公在梓州通泉作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畫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運白鳳態非是倉庚隣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真有骨耻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
賦也十一鶴按畫誌薛公畫有八鶴後人莫及今
云十一者不知何據晉永嘉記浙江青田縣有雙
鶴年年生子長大子即去只餘父母一雙精白可
愛人以為異多云神所養猶出塵言異常也北史
劉敞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各有意言畫中之鶴
或反啄或疏翎或戾天或警露各因其類而書之

如長人言鶴之出類如長人之出於衆人也晉嵇
紹在稠人中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佳此言嘉美
此鶴之欲遠舉也群遊言多也威遲猶云倭遲秋
胡詩行路正威遲白鳳態鳳狀如鶴故云鳳態今
曰白者以其如白鳳也曝露猶云日曬夜露真骨
仙鶴之好骨誇池津言鶴好清泉不飲濁水也冥
冥幽遠意脫畧放蕩意有送支遁鶴者遁曰爾冲
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公在壁
間見畫鶴而作言薛公之鶴寫皆逼真顏色經久
今已欲盡至今蒼然在壁猶能出塵低昂皆有意

趣磊落果若長人愛此志氣迂遠豈獨翰墨尚新
奮飛萬里不勞餘力群遊森然若會精神威遲如
白鳳之態而絕非倉庚之隣幸而高堂屋宇未盡
傾覆以故遺像可慰佳賓惜其曝露於牆壁之外
重嗟風雨侵凌之頻然赤霄自留真骨故其性不
飲誇津豈若冥冥任其所往而脫畧誰能養馴也
哉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題云又出則是與前殿中楊監見示張旭
草書圖同一時作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
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
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問識者十惆悵
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鞞上

鞞音

賦也馮紹正開元中人善畫鷹鷲殊姿謂鷹之異
質千里馬萬人敵狀其疾快勇敢也漢明帝時有
獻千里馬者漢昭烈時關羽張飛號萬人敵驪山
宮唐玄宗盛時常以十月幸溫泉宮時肆獵舊史

長安東內曰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驪山在長安
西一百十里高宗以後常居東內故幸驪山則移
長安含元之儀仗也神俱王莊子澤雉畜乎樊中
神雖王不善也王謂精神長王也引此以見畫鷹
之長王也無凡材言鷹之材力不凡也百中言鷹
之捉禽兔百發百中史記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
用壯易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引此蓋形容其勇猛
也干戈逐禽之器仗老崖嶂謂其必須死于山崖
也山邊曰崖山峯如屏曰嶂鞞臂鷹之皮五指此
詩止詠畫鷹不必深比○公見楊監又出畫鷹之

扇而作言近時有馮紹正者善畫鷲擊之鷹今明
公出此扇圖是果形像之美但見其異姿各立心
皆有向猛疾可追千里之馬勇猛若敵萬人之將
憶昔驪山之宮冬移含元之仗競獵天寒神思俱
王當時並無凡材百中咸能用壯粉墨畫出依稀
見者無不嘆賞干戈之氣少歇而其真骨老于崖
嶂是其平日為君追逐狡兔而翻立臂鞬之上今
則不可得已

寄張牛二山人彪三十韻

下排律附

按唐史李泌稱衣白者山人也自後隱士

皆稱曰山人如南山人水北山人少室山
人之類乾元二年公在秦州作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
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中群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
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隣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
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苦詩興不無神
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
將恐曾防寇深潛托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餐晨
踈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
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

世祖脩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
 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在河濱
 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
 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遁洮岷
 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寧多處所餘業尚紛綸
 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
陽一作雲何太苦一作應甚苦離秦一作秦今一作金起一作豈松一作湘
 賦而比也嵩陽縣名河南府登封縣潁水在焉違
 別也舊謂隱居嵩陽違別已三年矣細攷嵩陽是

張本邑而潁水即在其地意必張乃嵩之隱士也
 因避安祿山之亂奉母漂泊他鄉今已別潁水三
 春矣向時人謂寥落對當時人也尋山屐謝靈運
 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
 下山則去後齒漉酒中陶淵明取頭上葛巾漉酒
 還復著之群兇指吐蕃并諸盜此物即指彪也交
 契公與張乃深相知也道流謂凡脩道之士非獨
 指羽士新謂新相交也歷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
 縣姜被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家貧作一布被而共
 之關西今陝西鳳翔府等處得孟隣昔孟子之母

杜詩集註
 卷七

凡三徙而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
 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子矣公以比也與張曾
 同寢處居止也靜者指張言不無神謂張之詩興
 有如神助曹植七步成詩張芝善草書此言張之
 能詩雖曹植不可謂之前輩張之善草雖張芝真
 可謂之後身吟可老謂張之詩有興味吟可到老
 而不厭買堪貧謂張之草極玄妙買者價高家必
 貧也將恐謂張之恐懼而防寇也詩將恐將懼深
 潛謂隱幽僻之地而倚託所親之人也倚門夕薛
 包事母至孝凡出入有時至期母倚門望之包必

至矣潔餐晨東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
 晨餐謂張之能事母也踈懶公自謂嵇康書性復
 踈懶筋駑肉緩索居亦公自謂辛苦也益愁辛謂
 已與張他日相逢必益加愁苦也流轉指張言徼
 境也席珍席上之珍自貴而待價者禮記儒有席
 上之珍以待聘脩高廟漢光武中興時立高祖廟
 於洛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以比肅
 宗能克復也賞從臣左傳晉文公賞從亡者介子
 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此言肅宗賞不及有功也商
 山在河南府與楚水相連渭水在陝西與秦州相

世壽集註 卷七 二十七
連此言各念故鄉張志在河南而公志在陝西也
存想靜坐而默思也青龍道家存想之術白鹿馴
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謂野鹿
難馴既馴則仙子也在河濱河上公不知姓名結
草庵於河濱讀老子書漢景帝駕往詣之以問道
焉以素書授帝云肘後符葛洪有肘後方數卷天
籟莊子天籟則人心之自動者是已信月輪古今
注有月重輪唐開元間五色雲見日月重輪官場
言官之戰場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歛以供軍須大
官街曰鎮小曰磧又虜中沙漠之地曰磧皆統兵

之地洮岷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岷州衛軍民指
揮使司今皆隸陝西知籠鳥潘岳秋興賦猶池魚
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此言張之高興視如籠
鳥之局促其文不遇正如孔子傷麟出非其時也
松筠皆有歲寒之操竹膚之堅曰筠○公與張十
二交情甚厚時因安史之亂身隔在秦故寄以詩
言山人本嵩陽隱士已違潁水三春避難以隨老
母淒涼以向時人登山漉酒在風塵中追思昔在
歷下關西曾同寢處早通交契情密晚接道流日
新山人心多妙趣藝絕等倫草書太苦詩興如神

杜詩集註
曹植不敢為其前輩張芝僅可為其後身數篇吟
而可老一字買者堪貧恐懼曾防寇盜探潛託其
所親期母有信進膳必精誠可謂之孝貞矣我今
踈懶而為名累馳驅而喪性真今也索居而甚寂
寞他日相逢必益愁幸又思山人避難流轉每依
邊徼人或逢迎多念席珍所以然者由其故舊離
多益增酸辛况當此時肅宗克復京師脩葺高廟
論功行賞不均從臣君戀商山必思楚水我居渭
水尚不離秦又度君今必能存想青龍之術騎行
白鹿之馴耕巖谷口結草河濱妙方應驗藥品未

陳旅懷尚爾不愜良會眇然無因更嘆自古人多
悲恨浮生果有屈伸天下皆亂而此邦又皆尚武
不知何處獨可尚文鼓角亂發以凌天籟關山迢
遞遠瞻月輪官塲羅列於鎮磧賊火近遠於洮岷
四顧咸為論兵之地蒼茫盡作闔將之辰大軍競
擾餘虜紛紜我今居此高興知為籠鳥斯文徒傷
獲麟當此搖落窮秋天下蹙蹙而無所逞惟念山
人交好保全歲寒之盟焉耳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

廣德二年作

不子秀

池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
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
嶺鴈隨毫末川鯢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
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到一作對

賦也江之東流別出為池在今成都府新繁縣岷
山亦在焉中座當廳事居中坐位處訝疑也練光
言水光如白練布石蘿石上藤蘿也非關雨言暗
谷處非真是雨而暗丹楓非真遭霜而丹皆以言

畫也秋成當作秋城興激昂言畫士之興激發軒
昂也此以上皆言畫景之妙謝太傅謝安丘壑山
谷受水處晉謝安雖貴顯而東山之志不忘及薨
贈太傅○公觀嚴公廳間畫景而作言池水臨夫
中座岷山對夫北堂其畫中景物但見波吹粉壁
嶂插雕梁直訝杉松之冷兼疑菱荇之香雪雲點
綴沙草微茫鴈隨毫末鯢飲練光洲藥霏紅而亂
石蘿拂黛而長秋城在於玄圃之外景物咸在洞
庭之傍繪事工夫果為殊絕畫工幽襟任爾激昂
假使謝安見此丘壑之興亦豈能頓忘也哉

七言古

書畫類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
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
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
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
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
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
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
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恐使驂
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
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壘虛感切

賦而比也魏武曹操也為庶左傳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主不知也註夏商周之子孫本高貴也今或

杜詩集註 卷七 三十一

降而為衆庶此言貴賤有時而變易也為清門清
高之門割據謂曹操據鄴為魏劉備據成都為漢
孫權據金陵為吳文彩風流晉羊祜至蜀愛其山
川風物明媚謂御驂者曰揚雄王褒相如君平雖
去數百年覽其遺踪想風流文彩宛然如在公之
引此以美霸也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草書王
右軍羲之善隸書為古今冠老將至二句亦以美
霸也南薰殿名凌煙閣名唐太宗畫李靖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少顏色言畫久色退至玄宗又命
霸畫之開生面言功臣顏面其色又各如生也左

傳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引
此以見霸之善畫也進賢冠古緇布冠文者之服
大羽箭武士之器唐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
倍常製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凌煙功臣酣
戰戰之極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
而揮之先帝指太宗玉花驄馬名唐時上乘照夜
白玉花驄如山言筆下不改動也貌指畫中形像
赤墀天子庭墀以朱漆地劉孝標運命篇時在赤
墀之下閭闔天門註有紫薇宮門名曰閭闔言馬
之上此門而風生以言其疾駿也此上八句言畫

中景像詔玄宗詔書拂絹素謂拂拭白絹以寫畫也慘淡猶寂靜意經營謂思索也畫品有六法五曰經營置位真龍亦天子之馬玉花即先帝馬畫手精妙畫得其真俱藏在卧榻之上也榻上指畫馬言庭前指玄宗之活馬言屹相向言畫馬與活馬酷相似也至尊指玄宗賜金謂賞霸圉人太僕自思畫馬奪真賞不如霸故惆悵也入室謂幹深造精微不畫骨幹善畫馬大梁人王維見其畫遂推獎之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則獨與杜公相善公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寫真為人傳

神也必逢佳士然後寫真以見其不濫及也顧愷之善丹青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在何堵中漂泊謂霸也行路人言形容憔悴無異常人也俗眼白言不見禮於人也人敬曰青眼人惡曰白眼坎壈蹭蹬貌言不得志也楚辭志坎壈而不違○時曹霸能畫故公贈此詩言霸乃魏武之子孫而今則為庶為清門家聲雖去風彩猶存初學則師衛夫人但恨不如王右軍然而最愛丹青苦心力索老而不倦富貴不貪開元之中寵召上殿

時見功臣畫弊故持命霸一新由是若將若相廟
貌如生衣冠毛髮莫不曲盡其妙在昔太宗騎馬
過門儀容畢具是真謂之名筆矣惟其意匠經營
各亦精到斯須九重馬出凡馬咸空及以榻上所
藏之馬較於庭前所繫之馬相向皆同故致玄宗
含笑而催賜霸之金圍人太僕見之無不惆悵在
霸弟子惟幹畫入室然畫之太肥亦使名馬氣覺
凋喪必如霸乃稱畫善抑有神助即畫人亦自不
苟胡乃命途多舛漂泊兵荒面貌同於常人反遭
俗子白眼當今之世無有如公之貧誠可憐憫自

古盛名之士多遭坎坷亦當安命而已謂之何哉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諷成都府人為閬州錄事曹將軍名霸此
廣德二年再到成都作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
載人間又有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
霹靂內府殷紅碼腦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盃賜將軍
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隨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
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
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
 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
 支適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
 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
 風貌音漠盤一作盤
新圖一作新畫

賦也江都王名緒宗室霍王元軌之子有名譽善
 畫將軍即曹霸乘黃良馬曾貌謂描畫人物類其
 狀曰貌照夜白明皇馬名龍池明皇在藩邸宅居

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寢廣至開元中為興
 慶宮以霸所畫神妙而照夜白者乃真龍耳蓋真
 龍在圖感動龍池中龍如此霹靂言龍出則雷隨
 之赤黑色曰殷紅碼碯丹丘之野多鬼血化成有
 文之石似馬之腦故曰碼碯昔龜茲國進碼碯枕
 婕妤女官唐制婕妤九人才人九人輕紈細綺賞
 將軍從者之物素絲曰紈細綾曰繒曰綺拳毛騮
 唐太宗平劉黑闥時所乘良馬師子花郭子儀收
 復京師代宗以花虬賜之一名師子驄亦良馬也
 有二馬指拳毛騮師子花言久嘆嗟言其畫馬神

妙也一敵萬言其猛也開風沙雖盡于縞素絹之上而有開拓沙磧之態言其疾也七匹泛指畫中之數言殊絕謂異常霜蹄苜蓿子馬蹄可以踐霜雪蹴踏維摩經龍像蹴踏神駿支遁嘗養馬曰貧道愛其神駿今公以支遁善養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巡幸新豐宮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新豐縣名今併入西安府臨潼縣驪山有溫泉宮改曰華清宮在新豐縣來向東欲東歸長安也騰驤馬之低昂曰騰舉躍曰驤磊落馬肥大也筋骨同言畫酷相似也朝河宗謂河宗

朝而獻寶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射蛟漢武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此假言明皇既升遐無復幸驪山也金粟山名玄宗在睿宗橋陵見金粟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暨升遐群臣遵先旨葬馬龍媒漢禮樂志天馬駉龍之媒○公見韋宅所藏曹將軍畫而作言國初畫馬獨數江都王及曹將軍其得名已三十載曾寫先王之馬感動池中之龍可謂盡其神

妙矣由是明皇賜盤女官詔索將軍拜舞以歸統
綺追隨從者當時貴戚權門得其筆跡屏障無不
生輝昔日太宗名馬近日今公之驄一入新圖無
不嘆賞見其勇猛以一敵萬雖入素絹亦開風沙
七匹又極殊絕而煙雪亦動寒空霜蹄蹴踏長楸
之中馬官廐養森然成列九馬競爭神駿氣象又
甚清高借問苦心愛者是誰後則韋諷而前則支
遁憶昔明皇巡幸新豐翠華拂天以來向東馬色
如錦莫不騰驤咸與此圖無不酷似因思明皇自
從河宗獻寶今也無復射蛟江中嗚呼金粟堆前

松柏之裏龍媒去盡林鳥悲風是誠亂極兵爭良
馬戰歿故致此寂寞荒蕪重興慨嘆云爾

五言古

器物類

石硯

永泰元年平侍御奉使至于峽中故得此
硯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
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

比公頭上冠正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
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賦也詩伯張植語友人曰子陸當今詩伯奉使李
陵與蘇武書少年奉使白首而歸三峽中謂瞿塘
峽明月峽巫峽俱在夔州長嘯時峽中反叛平侍
御奉使來靖其亂長嘯雍容不勞智力禹鑿正指
石言因禹開鑿以疏九河故得此硯其滑指硯自
然出水也坳水池聯坳相並者也畫墨言能發墨
也遮隱見言石性相繼出水也容數人言硯大也
頭上冠指平公所戴豸冠獬豸一角獸而能觸邪

所以為正質故侍御取其義以為冠此指平公非
指硯也清宴朝廷所賜宴起草為朝廷起詔敕稿
明光殿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祀玉為階
丹青地朝廷寫畫之所隨顧盼言此硯得隨平侍
御則亦蒙天子之顧盼也○公美平公至夔得硯
而作言平公可謂今時之詩伯而英材秀發真可
稱羨奉使至於峽中長嘯而得石硯此石必由禹
鑿之餘異狀又由平公獨見其滑可生波濤其光
可比雷雷雙坳發墨水多隱見揮洒可容數人十
手可亦對面比公頭上珍重之冠其質亦未遽然

早賤平公賦佳句時覲得終隨清宴起草明光殿
上是又同平公獲君顧盼覲之遭際如此豈不可
謂幸哉

機拂子

機拂子器名以機櫛皮為帚短柄所以習
靜指揮驅逐飛蟲者此詩作于廣德元年
機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啞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
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滕

啞音

賦也薄陋言其為器至微也效能言其習靜拂蠅
也白羽扇也諸葛亮嘗持白羽扇以指揮軍事又
顧榮伐陳每以白羽扇揮之熒熒光明貌金錯刀
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者謂之金錯想拂帚
柄以金錯之也濯濯絲繩潔淨也繩所以繫帚顏
色好謂非特金錯絲繩顏色之好亦係乎人顧盼
相稱云爾啞嚙也賴爾指拂子言服膺謂當佩其
拂蠅之功也誰肯徵言何人肯信其有是功也三
歲謂拂子已經三年絨滕謂束之篋笥中不忍輕

棄也○公因機拂有功而作言機拂雖云薄陋豈知身寔效勞固不堪比羽扇亦足以除蒼蠅然此拂子熒熒金錯濯濯絲繩非獨顏色之美亦因顧視相稱我當老病貧卧炎蒸啞膚倦于撲滅賴爾常當服膺為器雖微人亦易棄我念汝功自能徵信是以三年新秋之時豈敢失于收藏而遽棄捐之哉

七言古

器物類

夜聞簫箒

簫箒笳管卷蘆葉為頭截竹為管胡地之樂其聲甚悲唐編入鹵簿

夜聞簫箒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聲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狄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歎音叔地一作下賦也滄江在四川夔州府塞曲謂胡笳有出塞曲入塞曲風湍謂風激水曰湍歎忽也干戈滿大曆二年時周智光吐蕃兩入寇京師戒嚴桂州山獠又反也行路難樂府篇名鮑昭所作○大曆二年公在夔州夜聞胡笳而作言夜聞胡笳鳴于滄江

之上使我衰年之人聞即感傷三更之時忽然悲壯時又霜雪夜寒急管復亂風湍君知干戈滿于天下則行路難之詩不足為可傷矣

桃竹杖引 贈章留後

桃竹生江心蟠石上竹性皆空此竹獨實如木其葉如椶櫚身如竹節密而實犀理瘦骨蓋天成竹杖也在今四川潼川州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乘濤鼓柁白帝城路幽必與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頽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柁音曳一作棹杖劍一作拔劍頽音承

賦也尺度足謂天生竹杖合於丈尺之長短也江妃河伯水仙子水夷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嚙而矜眇惜不得謂被人樵取愛惜不得也梓潼郡名在今四川潼川州言其東枕梓林西臨潼水也使君章彞為梓州刺史與公同官嚴武門下時

武還朝而章取此竹以贈公也皆嘆息嘆竹杖之
至美而不得沾章賜也爪甲指竹杖言以其能化
龍故也征行也東南征時公在梓州欲還成都也
甚正直言竹之性堅勁而直化為龍神仙傳費長
房師事壺公壺公遣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長房
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竹杖投葛陂顧之乃青
龍也君山在洞庭湖中心瀕洞回轉之意○公在
梓州張使君贈以竹杖而作言桃竹生于江心石
上尺度皆出天成熒如紫玉雖水仙欲惜而不可
能使君賜來客咸嘆息知是憐予老病特賜兩莖

山入爪甲鏗然有聲此時予欲南征成都又恐杖
為鬼神所奪杖劍與蛟龍爭且告杖曰杖兮杖兮
爾生正直勿化成龍當此湖上之流離豺虎之暴
亂幸毋失去使予無所依從可也

五言古

品食類

槐葉冷淘

大曆二年作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未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蘆

杜詩集注

卷七

四十二

海中

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裏走置錦屠蘇
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
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賦也槐葉涼苦花可染綠冷淘已熟麵名中厨厨
下庖丁曹子建詩豐膳出厨中未近市在鄉壤西
也宛相俱取其碧鮮可愛也資猶滋味也苞蘆蜀
人呼魚鮮曰苞蘆投比珠比麵之珍重也金腰裏
馬也屠蘇一說酒名一說草菴一說屋名元旦飲
屠蘇酒可除瘟氣蓋此酒置于錦屠蘇屋中故曰
屠蘇酒然此詩則當指屋言獻芹列子昔人美戎

菽其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葷之蜚
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薦藻左傳苟有明信蘋
蘩藟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區區穆生曰豈為區區
之禮哉露寒殿名清玉壺言麵之精潔也○公因
食麵思君而作言槐葉新麵付于中厨入鼎既熟
加餐恐無且碧鮮照筋兼以苞蘆經齒則如冬雪
投人則比明珠願隨快馬走置屠蘇于是路遠不
泥思深不移此物果如獻芹固為小小而薦藻可
明區區吾知萬里露寒之殿可開冰王之壺君王
納涼向晚此味亦可以供清饌否乎

種蒞苴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蒞
苴向二旬矣而苴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
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作此

堂即客堂也枯旱指大曆二年自三月不
雨至於六月當是其時作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矣方慘如燬
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歛奔命師伯集所使
指麾赤白日瀕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
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洒

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苴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
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
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
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
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
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賦也驕蹇謂日色驕燥雨冰蹇澁嘉生是即生植
之類師伯謂雨師風伯古賦風伯於南北兮呵雨
師於東西瀕洞雲起貌已風止風也散足謂雨飄

散而止足也西靡謂斜雨披靡向西也紆遠也颯
翔風沓重疊貌瀟雨聲灑汛也經始謂舊有田畦
而始經構之破塊言破碎土塊也數席間古人席
而坐重曰筵單曰席即今之簾席數席大言不甚
大也宗生猶曰叢生掩抑言莖為莧所蕪以喻賢
者為小人所掩抑也不封已國語叔向曰引黨以
封已註封厚也已身體也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
恣非似邪佞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莖出地則
不滋非似野莧之得地而滋蔓也擁塞以下四句
皆指莧茂而莖寡也白玉盤封禪之祭盛殺用白

玉盤言莖有時而登薦也○公種萬莖甲萌未拆
重有所感而作言種莖之時適值天旱陰陽錯雜
驕蹇未分枯旱於中熱慘如燬凡種之物半皆蹉
跎發生嘉物亦皆已矣雲雷奔命師伯聽役惟聞
赤日聽夫指揮頽洞青光復起雨聲先風而止未
足而雨西靡山泉徒爾落江霹靂徒然在耳終朝
紆遠重風信宿咸息瀟洒于是呼童鋤畦止容數
席雖曰種莖功亦易止今焉兩旬而不發芽空惜
子埋泥滓又怪野莧之迷莖來而先宗生於此此
莧固豈無秋莖亦蒙露垂委今莧出地太速滋蔓

為人殘毀因知以邪干正欲使掩抑至于終身乃
惡賢良雖爾得祿守道不專封殖莧則擁塞以敗
芝蘭衆多盛于荆杞中園蕪于蕭艾而老圃永以
為耻不知苴也有時必登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
綺莧之于此芟刈不遑何顏入于筐筐豈知邪終
不能以干正小人終不能以干君子也耶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苴馬齒掩乎
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
作詩

大曆二年公在夔州太守遣園官送菜園
官反送苦苴而闕於嘉蔬公傷小人之害
君子亦以傷時而因以自傷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畧有其名存
苦苴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
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
乃知苦苴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
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
一經器物內永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詆避戎軒
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賦而比也地主指夔州太守守者指園官苦苴胡麻也與馬齒莧皆野草之可食者非嘉蔬也暗長原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焉言荆棘盛故原坂暗也蕙草蘭屬一莖數十花為苴傾奪故荒蕪也葵苳嘉蔬也葵如戎葵兔葵楚葵蔞葵之類苳紫蘇青蘇之屬皆嘉種也苦苴馬齒如小人可知蕙草葵苳如君子之比喧喧嚷亂貌比小人得志則作態驕淫矜夸無所不至故云何喧喧也點染喻君子為小人所污也雜羅紈指貴賤不分也麤刺痕言苦苴馬齒麤刺之惡氣不易消除也

採紫芝古有紫芝歌百慮端因園官蒙蔽嘉蔬之小節而感動小人害君子之百慮也○公因園官闕菜比類深思而作言清晨送菜乃地主厚恩柰守者少輸實數止存虛名苦苴之刺如針馬齒之葉頗盛致使青青蔬色埋沒中園園官固不足怪世事則實堪論戰爭既久荆暗長原苴莧生長傾奪蕙根正猶小人交塞道路物態何其喧闐又如馬齒之草既盛而葵苳之香自昏一為點污不易虞度又如羅紈之雜絲麻且此苴莧一經器內麤刺永存安得如彼志士作紫芝歌以避戎車之亂

杜詩集註

卷七

四十六

三百七十三

哉故於園丁負至之時遂起百慮之端也已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

目

公園圃在灤西此詩是大曆二年在灤西

作非東屯也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
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自欣
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
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
荆巫非苦寒采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

雄者左翻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增繳勤
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皇不相待側頸訴高旻
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賦也不入州府言其隱居簡出也我真言已太真
率也旁舍隣居漢高祖適從旁舍來應接言與人
答應交接也王子猷曰使人應接不暇喪精神揚
雄解嘲但費精神於此冬菁南都賦秋韭冬菁菁
蔓青荆巫荆楚巫山鼻酸宰為之悲傷也宋玉賦
寒心酸鼻○公因散病種菜觸目傷懷而作言已
嬾去入城嫌太真率及歸在乎茅屋不為隣人所

嗔是予老怕拘束恐費精神以故放蕩江村之外
心喜山林之間秋來欲耕屬土已濕而山雨之降
霑濡甚勻冬菁飯食之半牛力至晚又新深耕數
畝不讓四隣栽菜非特一種名數入地具陳荆巫
之地本非苦寒採將其子可接青春我之秋耕如
此及夫觸目所見飛來一雙白鶴暮啄泥中之芹
雄鶴左翅離披損傷露出筋骨一步一流鮮血必
經矰繳勤傷三步六號哀叫是必志屈悲頻當此
之時鳳凰于飛不能少待致鶴側頸上訴高旻我
驚見之心實憐憫杖藜俯臨沙渚鼻亦為之酸辛
而已

驅豎子摘蒼耳

大曆二年秋在赤甲山之灤西作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
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童兒且時摘
侵晨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
登床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
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
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童兒且時摘一作童僕
先時摘羃音密粒音核

賦也。江岷江畦丁治畦之人卷耳蒼耳主療風洗
剝謂洗其土剝其皮也。羃覆食巾登床謂薦之於
俎上半生熟一半作生菜一半作熟菜也。小益謂
療風橘奴跡李衡為丹陽太守妻妬其治家密遣
十人種柑於龍陽洲上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
家故窮如此吾州里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疋
亦足用矣糠粃麥之磨不碎者曰粃京師人謂麤
屑為粃頭前漢陳平傳或謂平何食而肥若是其
嫂疾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膏梁客柳芳
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

富家二句皆言天下荒亂饑饉存仍而在位者無
救恤之意也惡少年亦指當時在位者言梁元帝
古意詩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之句且休擲言
當愛惜天物也西京雜記漢佞倖有韓嫣好彈以
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饑寒逐
彈丸○公在灤西驅豎子摘蒼耳而作言江上秋
光雖分而林中瘴氣猶盛畦丁咸來告勞無以自
供朝夕蓬莠猶不枯焦野蔬蕪蔓泉石卷耳惟能
療風驅童且趨時摘侵晨驅馳任意遠適放筐日
中洗剝蒙羃薦俎味半生熟下筯還有小益點綴

於瓜薤之間取利可比橘奴陳迹方今亂世急于
誅求黎民咸窄糠粃等食惟夫飽食之人不知留
心而膏粱之客豈知顧慮是以富貴至臭厨肉戰
亡者徒白骸骨嗚呼在位惡行少年豈可不垂軫
念而輕棄黃金也哉

七言古

品食類

又觀打魚

寶應元年秋公送嚴武至綿州作觀打魚
歌又作此詩故題云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
風櫂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
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
已再來主人罷鱸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
鮪隨雲雷干戈兵車闕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
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萬一作取

賦也操舟額淵濤于觴深之泉見操舟者若神西
征賦徒觀其鼓柁回輪洒釣投網垂餌出入挺义
來徃义取魚之綱义戢戢和也屈強不順從貌東
津綿州之東津在四川成都府改窟穴以其打魚

驚動神物而避去也鯉大曰鱣鱣小曰鮪鮪鮪能
變化故有山根雲雷之句干戈時有吐蕃及史朝
義之亂鳳凰麒麟春秋繁露恩及魚蟲則麒麟至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縱此樂指漁人
言聖所哀謂聖人為政以仁亦哀其取魚之虐也
○公見漁人取魚之虐而作言蒼江漁子早聚設
網提網而萬魚驚急漁子則逞其所能操舟如風
挺義直入小魚固多漏網然半死半生者猶且戢
戢大魚傷損垂頭屈強者則泥沙中立當此之時
我至東津既觀此打魚而作歌又見此打魚而作
詩但見漁子罷夫舊鱸取魚換酒以酌何樂如之
當此日光向暮蛟龍改乎窟穴鱣鮪隨乎雲雷又
遭兵亂未已而鳳凰麒麟瑞物不來漁子之徒縱
為歡樂暴殄天物豈不重為聖人之所哀也哉

五言古

動植類

杜鵑

杜鵑鳥名大如鵲聲甚哀而吻有血春至
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離別之苦人皆惡
聞之唯田家候其聲以興農事自呼謝豹

思歸樂其音不如歸去一名杜宇一名杜
主一名子規一名謝豹又按寰宇記蜀之
先肇於人皇至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
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殷周始稱王
者因名蠶叢次曰伯灌次曰魚鳧其後有
王曰杜宇宇稱帝號望帝自恃功德高乃
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
眉為北澤時有荆人鼈靈其屍隨水而上
荆人求之不可得鼈靈至汶山下忽復見
望帝帝立以為相望帝自以其德不如鼈

靈因禪位於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
鵲故蜀人聞杜鵲鳴曰是我望帝也

西川有杜鵲東川無杜鵲涪南無杜鵲雲安有杜鵲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
杜鵲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堯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
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
聖賢吾法則付之後世傳君着禽鳥情猶解事杜鵲
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湧泉

噴一作喧涪南一本作涪
萬豈南萬字傳寫之訛耶

賦而比也。首四句，公以禽鳥猶知供奉至尊而謂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者，如嚴武在蜀，雖云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也。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也。至於涪南雲安亦莫不然，蓋以尊君者為有懷貳者為無，不在乎杜鵑真有無也。有竹喬木浣花草堂之景，古帝堯鮑昭行路難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巢中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故云禮若奉至尊也。鴻鴈言其有序，羔羊言其知恩，皆譬喻鳥言吾

法則取以自狀也。如逆泉言病不能拜，故淚如泉之迸出，愛之深而痛之極也。○公見禽鳥能尊其主，當時刺史反無其君而作言西川東川涪南雲安杜宇有無以狀深懷感嘆，因思昔遊錦城結廬傍水有竹，遠徑喬木參天，方當三月之時，杜宇鳴於其地，我一見之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聿興，未嘗不再下拜，所以然者，知是望帝之靈故也。載瞻杜鵑生於百鳥巢中，百鳥不敢嗔怪，反為餒養，其雛事之真如臣之尊奉其主，又如鴈之有序，羊之孝思深可愛羨，故吾見之益知杜宇往迹實由聖

賢相傳付為人之法則請君盍看禽鳥尚有尊主
之情豈可人而不如鳥乎今當暮春之時第悵抱
病經年不能復拜徒使淚迸如泉祇自熱中而已

鳳凰臺

在今陝西鞏昌府成縣鳳凰山上漢時嘗
有鳳棲於此因名天寶末公為華州司功
屬闕輔饑亂乃棄官之秦州寓居成州同
谷縣負薪採橡粟以自給不盈月乃入蜀
同谷即成縣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
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瑞圖一作圖
識奉一作獻

賦也亭亭高貌謝惠連詩亭亭映江月鳳凰臺秦
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西康州即同谷縣西伯時
鳳鳴於岐山之陽文王既沒鳳聲亦息路絕蹤言

山極高故行人跡絕氣高浮言石林僻靜故山間之氣高浮於上也萬丈梯亦狀其山極高也無母雛小鳳也剖心血公因愛鳳之深故欲剖已之心血以飼之炯然光也明也王者瑞謂鳳王者之嘉瑞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徵命休言保養瑞物寧出心血以死已也十二樓十洲記崑崙仙山有十二玉樓奉至尊春秋元命苞黃帝遊元扈洛水之上元扈石室名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深衷公自言已之衷曲蓋感

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公因登臺思見太平而作言鳳凰高臺北對州治今因西伯升遐日遠故鳳聲亦久不聞鳳凰山高人蹤稀絕而石林之氣亦甚高浮安得萬丈長梯為君直登最高山頂恐有鳳雛孤苦其上倘如有之遂願剖吾心血曲加飼養心當竹實血當醴泉務求生活以昭聖王之瑞于是小雛長養八極周游自天銜圖飛下仙境一以奉至尊十以垂大道再光中興之業頓洗蒼生之憂我之深衷實為此計太平即日有象瑣瑣盜賊尚何復淹留哉

催宗文樹雞柵

大曆元年暮春自雲安遷居夔州作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鷄秋邠方漫喫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赴製不禁喧呼山腰宅
 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
 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迹
 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觜爪還汚席
 我寬螻蟻遭彼免狐狸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
 籠柵念有脩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
 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祝尸翁拘留蓋阡陌
 賦也旅次易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展轉也崩
 迫急切之意烏鷄本草以烏雌鷄治風漫喫鷄之
 春邠可以抱育秋邠但可充食而已向百翻謂鷄
 隨母養向長成而有勁羽也百翻指一鷄言製不
 禁謂收藏衆鷄不得製度也山腰宅公之客居前
 向江水後傍山根喧呼言鷄散放而亂鳴也殺青
 竹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欲其耐久赤幘覆髻曰
 幘雄鷄紅冠也按小說有居山中夜有赤幘而來
 者問其怪類曰老雄鷄也踏藉言鷄之跳躍高柵

以木為闌也避熱言夏天入柵可以避暑為跡言
為宗文之功迹曹柵內之曹局擲棄也稀柵斗疎
潤處可突過言鷄之小者可從稀處而出入席柵
內視簞我寬二句言柵內格眼可容螻蟻而禁狐
狸不得入也各長幼言大小各居一局均勅敵言
小鷄皆得長成俱為勅敵也籠柵二句謂樹此鷄
柵物得其宜近譬諸身及損益之理亦莫不然明
明二句謂宗文宜領吾處分當剖析以成其事此
告之之詞風雨晨言風雨晦明不廢其司晨之鳴
亂離言鷄紛亂之時一入柵後各得其所無復以

大凌小之憂感也匪石言鷄雖凡鳥其氣則剛而
心則信如善鬪守夜之類是已倚賴公自言藉以
以為資以過殘歲也撥煩喜為薄資使煩冰釋也
○公客居于夔命子宗文樹立鷄柵而作言吾衰
弱怯于遠行今逢旅次思轉崩迫所以養此鷄者
烏鷄可以愈風而秋卵可以充食自春抱育而長
成者隨母向長至於勁羽今因驅逐不得其方喧
呼遠於山腰之宅命童火炙青竹終日益憎赤憤
盤案踏翻蹊徑塞隔我思墻東自有空地儘可以
樹高柵使之避暑皆為子功編籠各分曹局令入

母致踈虞柵之稀處間或可過而其觜爪必亦穢
汚夫此柵者我固寬乎螻蟻經行實則禁乎狐狸
肆厄故應大小各得其宜自此大小均為勅敵籠
柵念汝有脩近身亦見損益宗文於此明明領我
處分一一當依剖析風雨不昧司晨亂離自無憂
感流品固稱凡鳥心氣自爾堅貞衰年寓此倚賴
歲窮悶懷冰釋雖未能如尸鄉祝翁然汝拘留亦
可蓋夫阡陌隨寓而安聊用自足云爾

遣興二首

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岸徒涌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使道真宰意茫茫
比也莫如龍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繫扶桑劉向九嘆維六龍於扶桑頓
轡曹植書仰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神人元狩中
海岸有神人身巨而長持戟行於淡煙中徒自強
樊又云中原有真主此外英雄徒自爭強吞聲王
育曰往事吞聲拊膺不復道真宰天也老子有真
宰足以制萬物莊子若有真宰存焉意茫茫亦夫
難忱斯之意○公見世情紛亂不能自存而作言

天用莫如六龍而有時亦繫於扶桑之上義和頓
轡海波徒湧而已神人雖長武無所用是知性命
苟或不存雖有英雄亦徒猛勇正猶聖賢處困苟
全性命於亂世可也倘或不然自取喪亡又何益
哉但當忍氣吞聲勿復多道仰籲蒼天意亦茫然
而已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比也無良者良馬也苟無良馬何必記也千里鳴
日行千里追風秦始皇良馬有九其一曰追風渥

洼種毛邵見衛玠曰是兒乃渥洼種其骨自與駑
駘不群蹄馬足踢人齧馬口咬人有能事亦言馬
之良也○詩又言地用莫如良馬馬如無良有誰
記述此日有行千里之馬名曰追風誠可憚於君
意請看渥洼之種體態自與駑駘不同且不雜夫
蹄齧之類逍遙馳騁果真有能事馬以比用舍賢
不肖之人其相去亦如是夫

江頭五咏 此列其仁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踈花披素艷

杜詩集註

卷七

五十九

三百八十二

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墜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賦而比也。丁香本草味辛性溫，最香入藥用。墊下
也。謂子多墜於葉下也。粉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墜
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公在江頭觸物感
懷而作言丁香樹體柔弱結實下垂葉帶浮毛花
披素艷其形體之美如此，故吾深栽小齋之後，庶
使幽人獨占此香，但以晚墜於蘭麝之中，必難免
夫粉身之患，是猶君子秉性堅貞，豈畏禍也哉。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刺。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却怕有人知。
如何貴此重一作稀時可貴重

賦而比也。麗春，罌粟別種，或云即月季。總能移言
不足貴重也。○詩又言百草春來各競韶華之景，
而麗春一種尤稱佳勝，顏色絕奇，枝頭花剝較諸
易移之桃李甚覺不同，且恐人知求種，其真可貴
也。是猶君子立身自重，不求人知者歟。

除草

公自註：藜也。藜，蜀中多有之一名。山韭，毛
芒，可畏觸之。如蜂蠆，葉皆紫者，可愈風疾。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馬能待高秋
 雪霜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
 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林丘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疑一作衣

賦而比也阻小路險阻也脩長也蜂蠆二蟲其尾
 最毒言蕙之上皆芒刺能觸人其毒甚於蜂蠆在
 我眼馬援見諂佞輩如芒刺在眼中蘭蕙以比君
 子今與蕙草同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先童
 稚陶淵明詩荷鋤稚子倦先者以身率之也日入
 莊子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雙釣舟周禮籬人善殺
 草有水火之化以釣舟載而致之水此水化也易
 滋蔓謂草最易於滋生延蔓也左傳毋使滋蔓蔓
 難圖也小人立黨其黨滋蔓不可使依舊丘正猶
 小人不可近也芟夷左傳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芟夷蘊宗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信矣松竹幽言草既去而松竹自清幽矣松竹
 有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

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公見當時小人衆多而君子失所故以除草為比言蕪草有害於人不生於險阻之地反生於大道之傍毒如蜂蠆人皆驚畏故我清晨步往林欲尋江色以散隱憂柰何一見此蕪芒刺觸目欲即芟除難待秋至且秋威殺草不問善惡雪霜一降香草皆萎故我不能待秋皆欲除去荷鋤以先童稚日入尚自討求載草舟中化之於水頓使頑根不復依於故丘自此藩籬閒曠松竹清幽可得遂夫清平之樂由是觀之芟夷之功誠不可闕而惡惡之念誠當如讐司國計者小人可不除君子可不舉也哉

四松

公以寶應元年去成都遊綿梓間廣德二年春再歸成都恰三年矣草堂詩亦有入門四松在之句此詩當是其年作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騷宮蒼

振音振愧
一作恠

賦也離立謂四株兩兩相對禮記離坐離立註兩
相麗之謂離秀發王褒詩曄曄而秀發振撥觸撼
貌韻註振觸也撞也撥動搖也千葉黃松憔悴則
葉枯黃故林主謂奔竄在外不得為四松之主空
堂即成都浣花之草堂嵇紹詩去日盡樓歌管沸
歸來春草滿空堂杜工部徃徃全用古人語斯亦
無害詩人之工也慰淒涼喜有四松在也灑面句

張茂詩穆如灑秋風陸機詩秋風夕灑面老姿公
自謂偃蓋張謂如傘之張也抱樸子云天陵偃蓋
之松配對也○公歸草堂為四松有所觸傷而作
言初種四松之時方有三尺強大出外歸來忽驚
三歲而四松離立已若人長且看根不浮拔莫計
枝葉凋傷但見幽色秀發踈幹昂藏是亦可愛因
思初曾小插藩籬亦設隄防終被行人振撥葉盡
萎黃是蓋賊盜縱橫人皆奔竄故我不得敢為故
林之主百姓亦皆不得安寧今也避難而歸空堂
草滿無物不衰得見四松聊慰淒惻清風旋起灑

面若霜此松可送老婆可為張蓋自嗟今日身無
根蒂對松徒爾茫茫於此多情且賦此詩即今世
迹固應兩忘勿誇他年蟠薄蒼天可也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正當風雲會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
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鷓鴣志氣滿養子穿穴內
客從何鄉來竚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車蓋一作青蓋穿一作窟元精一作無根

賦而比也生崇岡謂栢生高山得其地也偃蹇怪
異貌龍虎姿謂老栢之形如龍虎也正直指栢言
曰神明依者謂古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也故老
再拜以神明依栢為社神也王褒歸蜀過寶鷄父
老遮路再拜餉以壺漿亦高大言其生於崇岡也
忽無憑言栢為病僵也柯葉改因病故改柯落葉
也禮記如松栢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領九
雛鳳一生九子因見栢枯故哀鳴於其外也建康
實錄鳳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之東海何承
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孀母

何承天曰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嬭母何言耶穿穴
內欺其腐爛也何鄉來古詩客從何方來元精理
謂造化之理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難倚賴
謂古栢亦一旦而頽言造化之理浩大然亦有時
而變使栢不可憑藉也○公見當時君子道衰故
以病栢為比言此栢生於高岡之上望之童童狀
如車蓋偃蹇果若龍虎之姿樹立可當風雲之會
神明依於正直老人過多再拜豈知千年耐久之
姿中道而顏色損壞是栢出非不得其地據非不
居高大歲寒後凋之操一旦無憑四時不改柯葉

一朝更改由是鳳引雛而哀鳴鴉肆志而竊占當
此時也客從外來無不驚怪於是觸物傷情悲今
思古靜觀造化之理感慨變易無常故雖天地廣
大而亦不可倚賴矣君子遭讒困厄何以異於是
哉

病橘

上元二年公在成都憫時而作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
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
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

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諗罪有司
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

論音審

賦也棠梨果木名有赤白二種白棠少酸而清美
赤棠子澁而酸無味掇拾也不適口言橘病故不
可食也莊子相藜橘柚皆可於口半死葉七發云
其根半生半死蓬萊殿唐太宗九日宴群臣酒行
遍賜群臣湖南新橘宰相以下皆有詩謝瀟湘姿
瀟湘有橘田橘洲在今湖廣長沙府其地多橘憑

迫也陵侵陵也謂寇盜迫近城郭左傳憑陵我城
郭減膳時謂天子遇災而懼則徹樂減膳汝病之
汝指橘言是天意謂橘不成熟亦是天變也諗謀
也言吾為爾謀恐以失貢罪有司也南海使漢和
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
險阻死者繼路又按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
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于京師也
唐時涪州貢荔枝今公言南海蓋借漢事以譏之
○公因病橘不能貢獻而作言群橘皆病少有生
意橘樹雖多然亦何為可惜結實大小其味僅如

杜詩集注

卷七

七

阮成

棠梨剖開皆是蟲食采掇咸失其宜紛然不可適
口止宜畧存其皮葉皆半死猶戀故枝又兼霜雪
積於玄冬仍被迴風吹落其子嘗聞蓬萊殿上頒
橘賦詩羅列滿筵莫非橘洲珍味今則橘咸不熟
王食盡失光輝且兼盜賊縱橫正當戒懼汝橘所
以不稔者是亦出於天意然吾為爾謀恐罪有司
憶昔南海之使十里置郵千里貢獻是誠何益徒
興耆舊之悲而已為人上者尚宜鑒諸

枯櫟

櫟木名有葉無枝

蜀門多櫟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
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
有同枯櫟木使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黃雀啁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取此苟切何一作能啁音斷

賦而此也櫟櫟蜀地多種此木高大者牛居八九
割剝甚木無他用止取其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
尤急也易朽由去皮故也歲寒後其葉青者經冬
不改但取皮不取葉也蒲柳小楊多生澤中可為

箭榦柔脆易生易死此言椶櫚之葉本是耐寒今
反如蒲柳者因割剝之甚故也顧愷之髮早由帝
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
先零此柳樹之柳也苦軍之以下公引椶以自此
也言蜀中上元二年有段子璋之變官軍被殺故
兵少也江漢人指蜀地之人言沉嘆久觸目傷人
故沉思嘆惜而最久也死者生者皆指木以自比
啾啾鳥聲啁啾口聲與啾字之義不同寒蓬之蓬
以飛蓬之花言形影乾因去皮故乾死也○公傷
民遇兵凶而又困於重斂因以枯椶為比言蜀多

椶櫚樹高者衆可憐削皮日甚雖多抑亦何為徒
有如雲之葉歲寒之姿然彼斧斤交侵以故凋先
蒲柳木之遭遇誠可悲傷又因苦於軍興無物不
為酷取重嘆江漢之人苦于賦斂雖生亦若木然
以故嘆惜久之更悲死者既休生者難守由其皮
去而無依倚故鳥啾啾而煩衆口側見木身果類
飛蓬形體乾枯沒於藜莠即民遭殘虐矣豈異是
哉

枯柎

柎與楠同梗柎皆美木葉如牛耳子似杏

而酸不可食赤色者堅白色者脆蜀中多有之

楨栴枯崢嶸鄉黨皆莫記木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上枝摩皇天下根踏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
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鷄為愁思
猶含梁棟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淨淚
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賦而比也皆莫記因其枯死無復記憶之者慘慘
憔悴之意摩皇天魏文帝詩脩榦摩蒼天亦言其
高也凍雨夏月暴雨也楚辭使凍雨兮灑塵流膠

枯栴樹中滋膏流出也衝風隧風也風從地道中
出者又衝風至兮水揚波白鵠一名鷓小鳥天鷄
似雉赤羽有文彩鳥也謝靈運詩天鷄弄和聲白
榆一名白粉易生之物金露盤漢武帝於建章宮
作承露盤銅柱高二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
以比柔脆之木用為承露盤則裊裊而危可寒心
矣裊裊柔脆而長勢可畏也○公傷當時抱材者
見棄而不材者見用故以枯栴為比言栴樹因枯
而不為鄉黨記憶經今幾百餘年憔悴畧無生意
上枝叅天下根踏地柰雷霆一旦傾頽萬孔遂成

蟻穴凍雨流膠隧風奪氣白鵠因而
不來天鷄遂添愁思雖有棟梁之材
無復霄漢之志良工自古則少識者
無不淨淚縱有美名竟成何益不如
白榆種水中央長成又何容易一旦
遂為承露之盤但形生裊裊豈不真
為可畏正猶君子抱不世之才而徒
死於丘壑小人抱凡庸之質而得據
乎要津用舍不均如此國家寧不岌
岌乎其殆哉

七言古

動植類

杜鵑

古時杜鵑稱望帝竟作杜鵑何微細
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揆雌隨雄
毛衣黥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
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
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蟲
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
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
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
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學學傳遺風
廼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
嬪嬙左右如花紅瞥音撇
揆音列賦也搶佯言其飛掠似於猖狂也
瞥過目暫見也揆紛也特也瞥揆言其斜視戲為揆紛也黥黑淺

杜鵑集注

七卷

七

孫宗刊

黑色深叢竹木叢生處蒙覆冒不明之貌傳遺風
謂化作杜鵑之一說○公見杜鵑傷無帝堯化鳥
之理而作言昔時杜宇稱為望帝傳言帝堯化作
杜鵑跳竄於樹木之中飛鳴戲逐以雌隨雄視其
毛衣頗覺憔悴衆鳥豈肯協然尊崇敝形不棲華
屋短翮唯巢深叢啄木以致觜秃木穿始食一蟲
誰信衆鳥肯養其雛信者亦必謂之愚蒙鵲聲咽
咽如有所謂其聲啼號若與兒同其口乾垂血似
訴蒼穹至今蜀人一聞其鳴尚加尊敬無不起立
是皆相傳之說反謂杲然而嘆惜其不如昔日之

居深宮嬪嬙列左右以爭妍者一如花紅也哉

王兵馬使二角鷹

大曆初朝廷嘗以王昝代衛伯玉荆南節
度使此王兵馬必是昝也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杙杙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
江迴風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
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形鷄竹兔
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韞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
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
曾肉三狡狴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

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
驅出六合梟鸞分一作溪
興而賦賦而比也龍從高犬貌杙杆不齊貌呼洶
波濤湧出貌長江世說有人譏周顛與親友言戲
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千里一曲
軒勇氣軒昂勇猛之氣象猛腦猶云大頭也條鷹
脚索徐墜言索寬緩而墜下也愁胡謂胡人愁則
目甚怒也鷹目似之杉鷄黃冠青綏常在杉樹下
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辟易退縮貌謂開張而易
其本處也孩虎乳虎起安西謂王兵馬乃安西人

虞泉水名在安西即虞淵避唐高祖諱故曰泉白
羽箭名曾肉謂狡獬之肉曾被箭中而得之也狡
獬獅子之屬敢決謂果敢勇決芮公趙芮公惡鳥
以比史思明餘黨金屋天子黃金闕也爾輩指王
兵馬等言梟鸞分以比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此
章言悲臺哀壑長江所以形容荆楚風景述角鷹
所從出首四句是興次言角鷹勇敢所向無前繼
言將軍之才與鷹無間末則願其驅逐群兇使六
合永享清平之福○公因詠二角鷹而責望王將
軍也言悲臺蕭瑟而石勢巖崿哀壑杙杆而波濤

洶湧中有萬里長江迴風陷日而水光浮動西蜀
地形險固如此是宜角鷹由此出者翻倒壯士之
臂將軍幕帳之前益見軒昂之氣二鷹大首脚索
下垂目若愁胡遠視天地由是鷄兔不能存虎
羊亦皆退避韞上鋒稜十二將軍勇可為比吾見
將軍亦果如鷹樹勳安西之地馬入山川箭穿猛
獸將軍之勇真可與鷹相齊荆南芮公一得將軍
儼若二鷹飛騰萬里于焉犯闕群胡無不喪膽幸
爾驅出遐方永清四海真如二鷹一舉而梟鸞頓
分也

歎庭前并菊花

天寶十三載公在長安作

簷前并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
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
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簷一作堦

賦而比也并谷名并谷之菊可以入藥移時晚花
故開遲也重陽正菊盛放之時盡醉醒公言衆人
有菊而盡醉已因無菊而獨醒猶屈原衆人皆醉
我獨醒之意開何益言盛放之花今皆已殘而并
菊雖開畢竟何益多衆芳泛指細瑣之野花采擷

采始求之也。擷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升中堂言野花得登廟堂之上，而甘菊反失時也。枝葉指甘菊，纏風霜言因過時故為風霜所苦也。○公自傷見用之晚，故以甘菊為比。言簷前菊本晚移，以故不堪摘采。明日蕭條，醉醒各自自然，而野花已得升堂，甘菊反遭冷落。正猶小人得位而賢人失所，不得不重感傷也已。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公在潭只舟居大曆五年作

江上人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

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擷傍舟，楫火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睛。避百勞。

賦而比也。勾引古樂府豔花勾引落，困擷即困頓之意。旁與倚傍之傍同，赤憎與生憎同，皆方言也。遮人懷言花飛入人衣懷而遮之也。濕久二句皆指落花言。○公在潭舟居，因見落花滿前，重有所感，而作言江上人家桃李花枝春寒細雨映出疎籬下臨碧水上照花叢，似有勾引之意。柰何妬花

風雨倒吹隨流以故名花因頓飛傍舟中于時水
光風力似與落花相怯其輕薄者亦憎遮逐人懷
其珍重者分明不與人接然亦有因雨飛遲半空
飄颻縈沙惹草細於毫毛蜂蝶見之各生清泠蜻
蜓偷眼時來一觀又畏百勞而即避去嗚呼人情
於此豈可不如蟲乎是宜見機而慎動也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七

人志從任玉乾

